

讲故事

7



JIANG GUSHI

贫农的好儿子——董云夏 郑子创作

找代表·····戚承芳创作

嘉陵江上掌舵人·····吴林森 改编
吴林森

战士的礼品·····戚宝祥创作

李明德送车票·····芦磨区济南路
街道文化站创作

讲故事

·丛刊·
第七辑

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5号)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书号：文1191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1/4 字数24,000

1965年1月第1版 1965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250,001—300,000

统一书号：R10024·3089 定价：0.09元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为了加强对少年儿童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上海少年宫配合学校和少先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开展讲革命故事活动。许多革命长辈、老工人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经常接受邀请，给少年儿童讲革命斗争故事。

（吴朗霞文 蒋炳南摄）



上图：听老红军讲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



左图：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孙长胜给少先队员讲革命斗争故事。

稿 約

(一)《讲故事》欢迎下列稿件：

1. 反映城市和农村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当前兴无灭资的斗争的故事，反映对敌斗争的故事。

2. 反映各条战线上先进人物崇高思想品质的故事，反映社会上新道德新风尚的故事。

3. 反映少年儿童思想品德成长的故事，青少年参加祖国建设的故事，少年儿童学习和劳动的故事，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好后代的故事。

4. 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故事，包括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少年儿童参加革命斗争的故事。

5. 反映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以及他们对反动统治阶级进行反抗斗争的故事。

(二)《讲故事》主要刊登创作故事。适量刊登根据优秀的小說、电影、話剧和戏曲改編的故事。改編故事請尽可能先与編輯部联系。改編稿請注明原稿出处。

(三)《讲故事》还准备刊登一些故事活动的报道和經驗交流的文章，欢迎大家投稿。

(四)稿件請寄：[地址] [姓名] [地址和工作单位]，以便联系。



貧农的好儿子——董云良

郑 于

现在来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叫做《貧农的好儿子——董云良》。董云良是一个刘文学式的小英雄。他为了保护集体利益，坚决同坏分子作斗争，尽管坏分子把他砍了一刀又一刀，可是董云良勇敢坚定，斗争到底，真不愧是貧农的好儿子，是我们每一个少先队员学习的榜样。

董云良是江苏省睢宁(suī-níng)县人。一九四七年二月，他出生在一个貧苦农民的家里。妈妈有了孩子，照说总是高兴的，可是董云良的妈妈抱着她这第三个孩子，却不由得落下泪来。为什么？日子难过啊！加上董云良，他们一家就有六口人。董云良有爸爸妈妈，还有快七十岁的奶奶和两个哥哥。这么一大家人就靠着三亩薄地过活。一年做到

头，收下来的一点点粮食还不够交国民党反动派的苛(kē)捐杂税。有一年，董云良的爸爸就因为交不出捐税，被抓去关在乡公所里，饿了三天，回到家来，生了一场大病。董云良的妈妈看见一家人病的病，老的老，三个孩子张开嘴巴要东西吃，简直急疯了，只好硬着头皮到地主家去借一个十四斤重的豆饼，讲好过了年要还一斗麦子，过期不还，一斗变两斗，两斗变四斗……这哪是十四斤重的豆饼，这是压在一家人头上的千斤石啊！

后来一家人实在活不下去了，董云良的爸爸妈妈就带了吃奶的董云良和他三岁的二哥去逃荒讨饭。爸爸挑着一副担子，前面筐子里装着破烂家什，后面筐子里装着董云良。妈妈拖着二哥跌跌冲冲地跟在后面。可是在旧社会里，到处都那么黑暗穷困，他们又哪能找到什么好点的地方呢？逃来逃去，最后还是只好回到家乡来受罪。

霹雳(pī-lì)一声响，拨开乌云见太阳，终于盼(pàn)到了解放。在共产党领导下，贫下中农当家作了主人。参加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董云良的爸爸都是第一个报名。因为他做事公正负责，生产队派他当场头保管员。有一天晚上，一个社员向他借驴子推磨，他不答应：“驴子白天干了一天，晚上还要干，它受不了。”那人说：“这驴子又不是你的。”“不，是生产队的，也就是我的，也就是你的。我们大家都应该爱护生产队的东西。”那个社员红着脸走了。爸爸热

爱集体财物的优良品质，董云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政府知道董云良家劳动力少，生活比较困难，经常照顾他们。新旧对比，使董云良的爸爸非常激动，他常常含着眼泪给孩子们讲旧社会的痛苦，要下一代牢牢记住阶级仇恨，要像他一样热爱党和毛主席，热爱新社会。

董云良受到他爸爸和其他革命长辈的教育，从小爱憎分明。读三年级上《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这一课时，读到刘文学被地主杀害的那一节，他眼睛就红了，拿起小刀，把插图上地主的眼睛挖掉，再用铅笔在刘文学的手里画一枝枪，枪口对准万恶的地主。他还常常给同学们讲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刘文学这些英雄的故事，同时表示决心向他们学习。

在学校里，董云良还经常做好事：修桌椅，补教室裂开的泥墙，下雨背小同学回家……有一次，班里种了半亩地的麦子，人们穿过麦田走近道，踩得一些麦苗长不起来，董云良偷偷去松了两次土。老师问是谁干的，没人回答。后来董云良的同学问他：“我说土是你松的，对吗？”云良点点头。“那你为什么不讲出来呢？”“雷锋叔叔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不讲，我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董云良在小学六年级读了没有多长时间，他看看队里活儿忙，这时爸爸已经去世了，妈妈身体又不好，就要求停学参加生产。妈妈说：“你要参加生产，就要听队长的话。我

们贫农家的子弟做活要走在前头啊！”云良参加生产以后，从来不拣轻怕重，社员都称赞他是贫农的好后代。

一九六四年夏天，玉米成熟了，场前屋后，一片青葱葱绿油油的实在好看。队委会派董云良和另外一个青年一起看守村子后面三十五亩玉米地。可是过了几天，那个青年不来了。队长对董云良说：“田里的活儿忙，派不出人米，只好你一个人看了。”云良一想，看守玉米是保护社员的劳动果实，是一个重要任务，就爽快地回答说：“好的！”

每天清早，云良就到玉米地里巡逻。这三十五亩玉米地分成南北两块，中间隔着一条大路和一些空地。云良先站在土墩上向四面了望一下，然后轮流到两块地里去巡逻。有一天下午，队里忘记派人来换他回去吃饭了。云良肚里饿得咕咕直叫。他想：村子就在前面，赶回去吃顿饭也不过一转眼工夫。走吧！刚迈(māi)开步，又转念一想，不对！假如就在这个时候，玉米被偷掉可怎么办！还是不去吃饭，饿算得了什么？他紧一紧裤带，继续小心翼翼地在地里巡逻。到了天黑，接班的人来了，知道云良还没有吃饭，感动地说：“云良，就是没有人来替你，你也可以去吃饭啊！”董云良回答说：“看玉米是生产队交的任务，怎么可以随便离开呢！”

云良看守玉米地已经是第十二天了，那天早晨，他一下子发现少了二十几穗(suì)玉米，非常着急：“有人在偷了！”他马上去报告队长，向队长检讨说：“是我不好，你批评

我吧！”队长把折掉的玉米的秆子一看，说：“这是夜里偷的，是值夜班人的责任；但是云良，你也要小心啊！”董云良于是更加警惕，一有风吹草动的声音，都要去看个明白。

第二天，那天是七月二十七日，天气十分热，云良一早起来，就到玉米地里去了。玉米经过一夜露水的滋润，水灵灵的更显得可爱。云良照常先站在土墩上向四面仔细了望，然后慢慢向南面那块地走去。等到他绕了一圈回来时，太阳已经到了东南角，社员们都回去吃早饭了。云良穿过大路，又向北面那块地里走去。走了不久，云良听见了咔嚓咔嚓掰(bāi)玉米的声音。云良想，不要又是狗吧！因为他有一次听到嚓嚓的声音，连忙奔过去，却原来是只大黑狗。值想了一下，随手拿起一块石子向前面丢去。突然声音没有了。云良心里想，假如是狗的话，石子丢去是会发出声响的，会不会是人……对，一定有人在偷玉米！

捉贼要捉赃，云良一心想逮住坏蛋，就向刚才发出声音的地方跑去。他穿过一条垄沟，拨开玉米秆，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头出现在董云良的面前。这个人身穿蓝布褂裤，手里拿着一只篮子，篮子里有一把镰刀和半篮已经剥掉了壳的玉米。这个坏家伙名叫单(shàn)振元。

在附近一带的村子里，大家都知道这坏家伙的底细。他父亲是地主的狗腿子，经管地主三百多亩土地。解放前他弟兄三个都是土匪，他自己还当过伪军，一贯过的剥削生活，

做了不少恶事。解放后，他假装老实，见人低头哈腰，拍马奉承，但眼睛里老是露着凶光，见人不备，常常偷偷摸摸。董云良一向最讨厌他。

“你这家伙又来作恶了！”云良扑过去拉住他的篮子，要拖他去见队长。单振元挣不脱身，另一只手拿过镰刀就向董云良头上狠狠地砍去。云良头一晕，身体支持不住，差点倒下去。在这一刹那间，他脑子里猛然闪过一个念头：在旧社会，父亲被这些反动派毒打过，一家受冻挨饿，没法过日子。现在敌人不死心，又来破坏公社财产了，我能放过他吗？不，绝对不能！云良心里充满了阶级仇恨，他毫不松手，一



只手死死地抓住了篮子，另一只手揪(揪)牢单振元的衣服不放。单振元一看不好，丢掉篮子，对着云良的胳膊、手指头乱砍。云良的中指，耳朵都被砍伤，血把整个脸都糊住了。那万恶的反革命分子单振元，把对党对

社会主义的仇恨都发泄在这热爱集体的年轻人身上，这是阶级报复。

董云良一时昏过去了，单振元以为他死了，拿起篮子，匆匆忙忙就逃走。可是，阶级仇恨和对集体利益强烈的责任感他董云良醒过来了。起先他的眼前还是模模糊糊的，但当看到单振元想逃走，他立刻清醒起来，这时他唯一的想法就是：逮住单振元，不能让他逃掉。一股巨大的力量他董云良站了起来。他大叫：“逮住单振元，他偷玉米！”在董云良的思想里，他保护的不仅仅是几个玉米，而是公社的财产，是社会主义，他要用生命去保卫它。

单振元一听喊声，发抖了，回过身来就将云良一推，在他背上一阵乱砍，然后丢掉镰刀，匆匆逃窜(táo cuàn)。可是董云良又一次醒来，听见玉米秆叶簌簌(sù sù)碰动的声音，知道单振元没有逃远，要是马上去报告生产队，追上去还来得及。于是他勉强站起身，摇晃着受了重伤的身子走出玉米地。这时单振元又赶上来，想一把抓住他，可是云良身子一扭，单振元扑了一个空。这时远远来了几个社员，单振元怕人看见，连忙钻进玉米地逃走。

云良高声大叫：“逮住单振元，他偷玉米！”他爬到大路上，好偷看到大哥和队长向西北方奔去。这时他自己力气用尽，神志不清，一头倒下去了。

等云良醒过来，他已经躺在县人民医院里。他的伤势

很重，全身有二十四处大伤，小伤更多。县长来探望他，并且嘱咐医生要尽力挽救他的生命，尽量减少他的痛苦。在医生护士的悉心照顾下，董云良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而那个行凶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单振元呢，当然逃不出人民的巨掌，被逮捕法办了。

中共江苏省睢宁县委员会通报表扬董云良公而忘私、保护集体利益的事迹，县人民武装部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

董云良十分感激，他说：“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不是党解放我，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能活着。热爱党热爱集体是我应该做的，现在党这样关心我，爱护我，我应该怎么办呢？”从医院回来后，云良学习更努力，劳动也更积极了。八月二十八日，他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决心要在党的直接关怀下，更好为人民服务。

现在，董云良正和他的乡亲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每天清早，他上每户人家去收尿积肥，再跟着社员们去开沟挖河，收工回来后还要学习《毛泽东选集》。他像一棵小松树一样，根子扎得正，不怕风霜雨露，在党的阳光照耀下，一定将茁壮(zhuó-zhuàng)地成长起来。

凌 涛插图



找 代 表

松江县 戚永芳

这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的晚上，天气特别冷，西北风呼呼地吹，垄沟里的水早就冻成了冰。可是外面尽管天寒地冻，红星大队俱乐部里却人人热气腾腾，个个喜气洋洋，有的敲锣，有的打鼓。为什么？今天晚上开会，欢送四位贫下中农代表去出席松江县召开的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呀！

人到得差不多了，支部书记宣布开会。少先队员出来给代表们戴大红花，一朵一朵戴过去，戴到后来，却有一朵多出来了。奇怪呀，四朵大红花，怎么会多出一朵呢？支部书记一看：是少了一个人。什么人？中心生产队的老贫农周益秀。周益秀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今年五十九岁，可是他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坐。”他再一想：三叔不来，老婢娘倒来了，那没错儿，一定是三叔有点不舒服，请老婢娘来当代表的代表。支部书记越想越认为是这么回事，就说：“老婢娘，三叔的身体你要当心好啊。”“可不是，我老头子真像个三岁小孩，忙着工作，吃饭不知饥饱，穿衣不知冷暖，气喘毛病稍微好一点，又忙得像只钻头野鸡，一转眼就找不到，手不闲脚不停的，身体一点不顾惜，我就怕他弄出毛病来。”“老婢娘，你可要照顾照顾他啊。”“我对他是时刻留心，所以今天夜里这么冷，我还特地来……”支部书记一想：对，她是来请假，让三叔早点休息，明天有精神到松江去开会，于是不等她说完，就接上去问：“爷叔睡觉了？”老婢娘一听，猛地站起来：“什么？他睡觉了？这个老头子真是老糊涂了，自己家里不睡，却睡到别人家里，像什么话！我去拖他起来，叫他回家去睡。支书，他睡在谁的家里？”支部书记一听，真是冬瓜缠在茄(qi6)门里，弄错了，就说：“我是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在家里睡觉了？”“没有啊，身体蛮好，从田里回来，一早吃了晚饭，就急急忙忙出来开会了，连棉大衣也不披，你看，我不是给他把棉大衣送来了吗！谁知他像个脱尾巴野鸡，不知道又跑到哪儿去了……”老婢娘把事情一弄明白，原来周益秀没有来开会，倒有点着急了。支部书记也弄清楚，周益秀没有在家睡觉，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就马上安慰她：“不要紧，我们马上去找。”

支部书记正要叫人去找，会计小王气喘吁吁(xū-xū)地跑进来了：“支书，我到周伯伯家去了，铁将军守门——一把锁。跑到仓库门口，只见门上八个大字：‘仓库重地，火烛小心’，门推也推不开。我又跑到牛棚，听见里面索落索落响，我真开心啊，大概在里面吧，可是叫叫没人答应，用电筒一照，连个人影也没有，只看见牛身上盖着被头。我又到军属王大伯那里去问，他说周伯伯去是去过，还堆好了柴，可是连筒烟也没工夫吸，赶紧就走了。我一想，大概在五保户王老太家里吧。我到那里一看，王老太笑得嘴都闭不拢，开心得眼泪直打滚。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开心，她说，像周伯伯这样的人真是太好了，刚才在她家里帮她把水挑好，把咸菜腌好，把稻草放好，接着拔脚就跑。我找来找去找不到他……”

“噢，说了半天，老婢娘在这里！老婢娘，周伯伯呢？”支部书记忙说：“得了得了，我们分头去找。”他听了小王的话，觉得又高兴又纳闷，高兴的是周益秀真不愧是贫下中农风格高，去松江开会之前还做好拥军优属、照顾五保户工作，面面想得到；纳闷的是周益秀这时候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现在来讲讲周益秀到底在什么地方。正像老婢娘说的，他一早吃好晚饭就出了门，看过仓库，给牛盖好被头，又到军属王大伯、五保户王老太那儿去帮了忙，就直奔大队俱乐部，参加欢送会。离俱乐部还有一些路，他一脚跨上一座木桥，只见河里浪头像小孩翻跟头，卜通卜通进(bàng)

得老高，不由得想：“潮水这么大，田圩会不会有问题呀？明天就要到松江开会去了，一去要好几天，现在时间还早，应该抽空去兜一兜，兜下来没问题，我开会也好放心。”他想着，又把脚从木桥上缩回来，急匆匆地去兜一兜了。所以他叫“兜一兜”嘛。

周益秀回到翻身圩，沿着圩岸一路上仔细检查。到了水洞旁边一看，心差点都跳出来了。怎么？水洞门不知什么时候开了，河水正哗啦哗啦涌进圩里来，豆沟里、麦沟里、油菜沟里的水都快要漫着垄头了。夏熟作物一浸水，哪怕你施多少肥料，就等于甩在黄浦江里，这一来，还谈什么争取明年更好收成啊！周益秀一看到这种情形，心如刀割，赶紧跑到河边，急急忙忙脱下棉袄棉裤，只剩下单衣短裤，准备下河关水洞门。这时候西北风呼呼地吹得更急，他冷得浑身发抖，牙齿捉对儿打架，像敲竹板一样。他一下子想起了上海市委提出的三大指标：千斤粮、百斤棉、二百斤油菜籽，眼睛猛然一亮：无论如何也要抢救集体财产。于是他卜通一声跳到河里，一步一步摸到水洞口，双手往水洞门一摸，出大毛病了，原来水洞门一边的樨头(sūn-tou)烂掉了，半爿(bàn)水洞门歪倒，水直往圩里流。周益秀屏(bǐng)住气，用尽气力要把水洞门放平，可是河水太急，一下又把水洞门冲开了。周益秀没有办法，一想只能回去把木匠找来，于是又使劲爬上了岸。